

常州清代文化研究丛书

茅家琦 主编



# 趙翼、評傳

趙興勤 著

常州市炎黃文化研究會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 江蘇人民出版社

常州清代文化研究丛书

茅家琦 主编  
陈吉龙 副主编

# 趙翼評傳

趙興勤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翼评传/赵兴勤著. —南京: 214, 2008. 11

(常州清代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4 - 04659 - 8

I. 赵… II. 赵… III. 赵翼(1727 ~ 1814)—  
评传 IV. 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5678 号

书 名 赵翼评传

作 者 赵兴勤

出版统筹 曹 斌 许文菲

责任编辑 曹 斌

装帧设计 陈 憲 许文菲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 1 304 毫米 1/32

总印张 65

印 数 2 000 册

总字数 1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4659 - 8

总 定 价 175.00 元(共 5 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前　　言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常州清代文化研究丛书》是由常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我有机会参加这项工作，感到十分荣幸。

这不是一部物质文化研究丛书，也不是一部民俗文化研究丛书，而是一部学术文化研究丛书。现已确定，它一共有十五本，涵盖对清代文化作出贡献的重要学派和主要人物。

常州是一座文化名城。它是古运河的水陆枢纽，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它长期以来是州、府级的城市，到清代发展成为“八邑”的政治中心；它藏书丰富，教育发达，有丰富的人文环境。上述种种条件，使常州人才辈出，学术繁荣。正如龚自珍所指出的“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

常州学术文化繁荣，在清代表现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人们研究这段历史，可以发现，贯穿其中的一种精神——锐意创新，经世致用。

在经学方面，最显著的成就是形成了常州学派。常州学派提倡今文经学，以经世致用的精神，探索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相对于乾嘉考据学派而言，这是一大创新。这一创新，扭转了学风，最终导致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为变法的理论依据。

人们赞赏洪亮吉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正是他爱国爱民经世致用的重大成果。

在史学方面，学者当然会怀念赵翼。赵翼对史学的贡献，不仅仅在考证方面，“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基博”，更重要的是他不满足于繁琐的史料考证，而注重评判历史得失，探索治乱兴亡之故。赵翼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对这句名言，人们可以有各种解读。我想，这句话正反映了他研究学术，注重创新的精神。

在文学艺术方面，常州学者也展示出崭新的局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学者在讨论文学的经世功能时，不会忘记李伯元。他创办新式报刊，写了众多的“谴责小说”。他的著作发聋振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清代常州



有“诗国”之称，涌现出“毗陵六逸”、前后“毗陵七子”。袁枚曾经评说：“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中有黄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钱塘”。恽敬、张惠言在桐城派一统天下时，别树一帜，形成阳湖文派。张惠言“推尊词体”，以“比兴寄托”论词，倡“意内言外”之说，开创常州词派。在绘画方面，恽格在没骨花鸟画方面的成就，开创了“常州画派”，影响了三百余年花鸟画的发展。

为了弘扬常州文化中的这种浓浓的锐意创新、经世致用的精神，出版这部《丛书》，我个人认为是很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清代常州府辖八县。因篇幅关系，《丛书》选编范围原则上以常州府治及阳湖、武进为限。但在论述学术文化流变过程中，亦会涉及相关各县。

《丛书》是一部集体著作。我们尊重作者的观点理念，在目录章节安排、理论观点取舍等方面都由作者自己决定。对各位作者给予《丛书》的支持，我代表编委会致以衷心的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我也代表编委会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常州市党政领导对这部《丛书》的鼓励和帮助。没有这种鼓励和帮助，《丛书》是出不来的。

《丛书》不足之处，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会不断改进工作，为常州的文化发展事业，做出应尽的贡献。

2008年1月

# 目 录

<b>第一章 少年苦读与艰辛一第</b>	1
第一节 困境中的不甘沉沦	5
第二节 冒籍应考的尴尬	10
第三节 师生“情同骨肉亲”	12
第四节 “蜚语中伤”的前前后后	15
<b>第二章 “大魁危失”后的外放</b>	19
第一节 状元与探花的换置	19
第二节 初至镇安试身手	22
第三节 “滇南佐用兵”	27
第四节 复回镇安“修循良”	31
<b>第三章 由广州而移官贵西</b>	35
第一节 任职广州与据情断狱	35
第二节 耐人寻味的大吏举荐	39
第三节 稍露锋芒又告归	42
<b>第四章 居乡教读与应征入幕</b>	46
第一节 读书乡里与补官未成	46
第二节 掌教扬州吟“豳风”	49
第三节 应约赴军门	55
第四节 “识字耕夫”的军幕建言	58
第五节 归途的遭遇	63

<b>第五章 身在江乡尚忧国 .....</b>	67
第一节 身闲心难闲 .....	67
第二节 “力不从心欲挽天” .....	70
第三节 风气关乎盛衰 .....	73
第四节 和珅势败与嘉庆朝政局 .....	77
<b>第六章 为苍生而歌哭 .....</b>	82
第一节 抢米风潮过后 .....	82
第二节 乡间悲吟 .....	86
第三节 黄花晚节 .....	90
<b>第七章 瓯北交游与处世之道 .....</b>	94
第一节 “平生数交契,张蒋最绸缪” .....	94
第二节 与袁枚等人的交往 .....	98
第三节 瓯北与洪亮吉 .....	107
第四节 白首诗翁与“女中青莲” .....	114
<b>第八章 清代学风与瓯北著述 .....</b>	118
第一节 学术现状的反思与为学重心的转移 .....	118
第二节 称盛一时的苏、常学风 .....	125
第三节 多元聚合的扬州文化 .....	131
第四节 地域风尚与瓯北著述 .....	136
<b>第九章 瓯北的史学研究之——治史特征论 .....</b>	141
第一节 治史不傍门户 .....	141
第二节 于实践中涵养史识 .....	145
第三节 博采众家之长 .....	154
第四节 持论斟酌时事 .....	159

第十章 颐北的史学研究之二——政治主张论 .....	169
第一节 开放文禁 .....	170
第二节 废止株连 .....	174
第三节 澄清吏治 .....	176
第四节 荐贤以公 .....	179
第五节 广开言路 .....	184
第六节 抑制豪绅 .....	188
第十一章 颐北的史学研究之三——编撰原则论 .....	192
第一节 严格体例 谨慎去取 .....	192
第二节 下语斟酌 切于时势 .....	195
第三节 悉心核订 推敲事理 .....	198
第四节 善于位置 繁简得当 .....	202
第十二章 颐北的史学研究之四——叙事策略论 .....	206
第一节 直叙法 .....	206
第二节 类叙法 .....	210
第三节 带叙法 .....	212
第四节 附传法 .....	214
第五节 家传法 .....	215
第六节 回护法 .....	218
第七节 春秋法 .....	221
第十三章 颐北的史学研究之五——治史方法论 .....	226
第一节 枚举法 .....	227
第二节 比较法 .....	229
第三节 归纳法 .....	231

第四节	推理法	234
<b>第十四章</b>	<b>瓯北“综贯异说”的考据</b>	<b>241</b>
第一节	“书难尽信常疑孟”	243
第二节	宏阔的文化视野	248
第三节	不拘成格的考证方法	254
<b>第十五章</b>	<b>瓯北关乎“才识”的哲学思辨</b>	<b>260</b>
第一节	“向来嫌理学”的内在意蕴	260
第二节	尚实求真的品期待	270
第三节	世事评判的多元去取	276
第四节	“仁义”的诠释与所悟之“变”	284
第五节	依违于“命定”与“自为”之间	294
<b>第十六章</b>	<b>瓯北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研究之一——创新主张</b>	<b>301</b>
第一节	博览名家诗与“探孤诣”之酝酿	301
第二节	执意求新与创作实践	307
第三节	创新意识的深化与自然淳真之美的追求	313
<b>第十七章</b>	<b>瓯北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研究之二——诗学理论</b>	<b>318</b>
第一节	“爱古仍须不薄今”	319
第二节	“人品”与“诗品”并重的批评模式	321
第三节	诗歌功用的多层面思考	327
第四节	“性灵”须学力涵养	334
<b>第十八章</b>	<b>瓯北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研究之三——诗歌艺术</b>	<b>342</b>
第一节	激情迸射 雄丽豪壮	343
第二节	“好论驳” “涉乎趣”	350
第三节	清峭奇崛 跌宕多致	357

---

第十九章 瓯北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研究之四——风格追求 .....	365
第一节 面对诗家流派的纷争 .....	365
第二节 “不立门户揽众长” .....	369
第三节 “吾自为赵诗” .....	379
赵翼年表 .....	383
主要参考文献 .....	395
后记 .....	405



# 第一章 少年苦读与艰于一第

赵翼(字云崧,一作耘菘,号瓯北)出生在常州府阳湖县乡下一个名叫西千里(今戴溪桥)的村落。关于他的家世,清湛贻堂刊本《瓯北先生年谱》追溯渊源谓:“始祖体坤公,名孟堙,本宋室后。元末为高邮州录事,始居常州。”此后,研究者大多沿袭此说。华夫主编《赵翼诗编年全集》<sup>①</sup>、杜维运撰《赵翼传》<sup>②</sup>以及本人所著《赵翼评传》<sup>③</sup>等,均是。

然细细考索,却疑窦丛生。据《宋史》卷二一七《宗室世系表》“世系表第八·宗室世系三”:舒国公惟忠名下九世孙,有孟堵、孟燠、孟塈、孟堙、孟埠、孟叔诸名。<sup>④</sup>又据《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惟忠乃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之后,兄弟五人,行四。<sup>⑤</sup>若此“孟堙”与瓯北始祖之“孟堙”为同一人,那么,阳湖赵氏确为赵宋王朝嫡派子孙。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瓯北在诗作中,从未提及此事。《瓯北集》卷三《德州南有地名夹马营……然宋南京乃今归德府,亦非德州地也,诗以正之》,则以诗纠正查初白将德州夹马营认作宋太祖生地洛阳夹马营之误,称:“才人往往好逞才,得题不暇考典故。”诗长达四十句,仅是追述史实,并未表现出太强烈的激情,口吻亦不似在追念先祖。《廿二史劄记》,多处论及宋史及宋代帝王,亦无一处流露出自身与宋室有瓜葛的迹象。还有,瓯北《题蒋南庄州牧松阴调鹤图》云:“长松落落午风晴,对舞胎仙一两声。此是吾家清献物,为君写出长官清。”<sup>⑥</sup>此处清献,乃赵抃谥号。《宋史》卷三一六《赵抃传》曰:“赵抃,字阅道,衢州西安

<sup>①</sup>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页。

<sup>②</sup>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第3页。

<sup>③</sup>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sup>④</sup> 《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889页。

<sup>⑤</sup> 《二十五史》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145—6146页。

<sup>⑥</sup> 《瓯北集》卷一一,李学颖、曹光甫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后文所出《瓯北集》,版本同此。

(今浙江衢州)人。进士及第,为武安军节度推官”,“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倖,声称凜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抃为官清廉,多所建树,施惠于民,宰相韩琦称其为“真世人标表。”<sup>①</sup>《宋史》本传又载,“薨,年七十七。赠太子少师,谥曰清献。抃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茕贫,盖不可胜数。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神宗每诏二郡守,必以抃为言。要之,以惠利为本。”记其事甚详,但并未提及其为宋宗室。而且,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在介绍赵抃家世、生平时,曾记载:

抃,字阅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为岭南节度使,植生隐为中书侍郎,隐生光逢、光裔,并掌内外制,皆为唐闻人。五代之乱,徙家于越,公则植之十世从孙也。曾祖讳昱,深州司户参军,祖讳湘,庐州庐江尉,始家于衢,遂为西安人。考讳亚永,广州南海主簿。公既贵,赠曾祖太子太保,妣陈氏安国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国太夫人,俞氏光国太夫人;考开府仪同三司,封荣国公,妣徐氏魏国太夫人,徐氏越国太夫人。公少孤且贫,刻意力学,中景祐元年进士乙科,为武安军节度推官。<sup>②</sup>

叙其家世渊源甚详,且宋太祖赵匡胤乃涿郡人,赵抃非宋宗室可知。赵翼若与赵抃无任何瓜葛,决不至于称“吾家清献”。

又据叶梦得《石林诗话》上:

赵清献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张,鹤与白龟各一,所向与之俱。始除帅成都,蜀风素侈,公单车就道,以琴、龟、鹤自随,蜀人安其政,治声藉甚。元丰间,……时公将老矣。过泗州渡淮,前已放鹤,至是复以龟投淮中。既入见,先帝问:“卿前以匹马入蜀,所携独

<sup>①</sup>《宋史》卷三一六《赵抃传》,《二十五史》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335页。

<sup>②</sup>《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三八,中国书店,1986年,第440页。

琴、鹤，廉者固如是乎？”公顿首谢。故其诗有云“马寻旧路如归去，龟放长淮不再来”者，自记其实也。<sup>①</sup>

可知，“调鹤”之事，乃赵抃所尝为。故蒋士铨寄赠瓯北之诗中谓：“谁知清献孙，琴鹤尽捐委。”<sup>②</sup>所述与瓯北“吾家清献”之说相合。据此，赵翼似应为赵抃之后。

另外，赵翼自号瓯北，当时人有过多种揣测。其友人吴省钦于《瓯北诗钞序》中谓：“唯唯，否否，君智计如鵗夷，谈吐如滑稽，其以名集犹之缶鸣甌，而瓯北则犹之砚北也。”其实，种种推测，未必得当。此处之瓯，当是瓯江之意。赵抃之祖湘，已“家于衢”。衢，乃浙江衢州。瓯江，即永嘉江，“出处州府龙泉县西南，经城东，又经云和县北，有遂昌、松阳二县之大溪来会。至处州府西南，有虎踏溪自宣平县来会，又东有缙云县溪来会，又东南有腊溪自青田县来会，经青田县西北，有彪溪自景宁县来会，折东南入温州府永嘉县境。至府城南，有楠溪自仙居县来会，又东有永宁河来会。经乐清县西南，又东，入于海”<sup>③</sup>。衢州恰在瓯江之北。赵翼以此自号，示不忘祖宗之意。这则从另一层面证明，其或为宋赵抃之后，而非宋宗室之裔。<sup>④</sup>

五传至赵敌，家声始得复振。赵敌是个甚有操守的官吏。他字叔成，号竹崖，明代宗朝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御史。后三年，“夺门之变”发生，英宗复辟。抗击瓦剌侵扰、力保京师的贤能重臣于谦，却遭到石亨等奸臣诬陷，被杀害。亨恃夺门功，“招权纳赇，肆行无忌”，拔擢亲信，倾陷异己，“权侔人主”，且家中“蓄材官猛士数万，中外将帅半出其门。都人侧目”。由于廷臣的强烈要求，直至天顺四年（1460），始以谋叛罪将石亨下狱，“由亨得官者悉黜”。<sup>⑤</sup>至于为石亨所诬，负屈遇害的于谦等朝臣，仍沉冤莫白。因毕竟此事牵动最高统治者的神经，故几乎无人敢提及。直至英宗驾崩，朱见深继其位，始有人上疏为于谦讼冤，赵敌便是其中之

<sup>①</sup> 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04页。

<sup>②</sup> 《次韵答心余见寄》附诗，《瓯北集》卷一七。

<sup>③</sup> 《清朝通志》卷二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896页。

<sup>④</sup> 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叙述。笔者另撰有《赵翼家世探疑》一文，对其家世考订较详，可参看。

<sup>⑤</sup> 《明史》卷一七三《石亨传》，《二十五史》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8257页。

一。他对人格的追求，藉此可以得见。后来，他出京按河南、江西，俱有声。迁江西按察使，改调山西按察使致仕。凡故所莅处，不设巡抚，监察与行政，一身担当，确乎不易。赵敌一生，以京官而为方面大吏，可谓光耀门楣，为瓯北一家历史上辉煌的时期。

此后，家世衰落，沉沦不显。十二传至赵州（字禹九），为瓯北曾祖。其生平事宜不见史传、家乘载述，或许无甚功名。但据其名讳来看，起码是个读书人。据瓯北《哭门人董东亭庶常之讣》“通家孔李自相存”诗自注：“令祖曾受业于先曾祖”<sup>①</sup>，可知赵州是位教书先生。其祖父赵福臻，又名斗煃，骈五当是其号。<sup>②</sup>自此，始携家迁往阳湖乡下的西千里，过起以耕种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家生活。至其父赵惟宽，不过是个乡下穷塾师而已。后由于赵翼身贵，才诰赠中宪大夫。<sup>③</sup>

赵翼出生在清世宗雍正五年（1727）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在他之前，其母丁夫人已生有三女，至生瓯北时，已近三十岁。封建时代，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惟宽公家骤生贵子，喜从天降，自是乐而忘忧，将这个家庭的全部希望，都倾注在这位新生儿身上，以“翼”给儿子命名，未尝不含有深意。屈原《离骚》谓：“高翱翔之翼翼。”这里无非是希望儿子飞出农家小院，展翅于万里长空，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且配以“云崧”之字，其含意更为显豁。至于另一字“耘菘”，耘，刈也。菘，即一种蔬菜，显然寄寓有勿忘根本之意。赵翼为何以“瓯北”为别号？考之《瓯北集》，赵翼在京供职时，并非以瓯北为号，而是写作“鸥北”。他在题为《旧簏中偶检得在京时所画鸥北耘菘小照，戏题卷后》的小诗中写道：“灌园闲与白鸥亲，四十年前旧写真。只有老妻还认得，儿孙俱不识何人。”<sup>④</sup>据此可知，他早就有与鸥鹭为盟之想，故别署鸥北。后来改“鸥”为“瓯”，或是含有忆念祖籍之意。

①《瓯北集》卷一一。

②《庄子·骈拇》谓：“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qī)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骈五”之号，当出自于此。庄子追求一种“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理想境界，认为仁义道德，乃是束缚人的自然本性的绳索。沉溺于仁义之行，骋聪明于世用，均是对人本然之性的破坏。而此公以“骈五”为号，恰恰证明了他笃行仁义的执著。

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瓯北集》所附“瓯北先生年谱”作“中靈大夫”，应作中宪大夫。当是以“靈”与“憲”形近而误。

④《瓯北集》卷四一。

## 第一节 困境中的不甘沉沦

赵翼的童年,是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随着岁月迁延,家中人口渐多,其弟汝明、汝霖、亭玉先后出生。一家七八口人,所有的财产不过是七间老屋和那一亩八分薄地,衣食不继,只能靠父亲惟宽公微薄的束修来补充。所以,入不敷出的情况时有发生。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季,一家人不得不靠青菜野蔬以糊口。他在晚年所写的《七十自述》一诗中追述道:“童年回忆旧艰辛,天下无如我最贫。孤露更谁舟赠麦,饥寒长自甑生尘。噎瓜亭是伤心地,踏菜园悲薄命身。最是饥驱北行日,离怀痛绝倚闾人。”<sup>①</sup>瓯北慨叹,自己早年孤寒落拓如吕蒙正、范史云,却罕有像石曼卿那样遇范纯仁而受接济的机遇,恰道出了少年时代生活的艰辛。

困窘的家庭环境,并未改变长辈们对传统生活模式的选择。他们笃信“耕乃衣食之源,读为立身之本”,尽管自身曾在光复祖业上作过一次次努力,重温过一次又一次跻身仕途的美梦,然而,到头来却尚未博得一袭青衫,但仍给儿辈安排了读书科举的生活道路。在瓯北三岁时,因其父惟宽经常在外地坐馆训蒙,教育瓯北的重任便落到惟宽之弟子重公肩上。瓯北三岁,便聪颖过人,在叔叔的启发诱导下,每日能记二十余字。他六岁时,惟宽公坐馆于西黄崎张家,当时可能考虑到儿子已能离开母亲,便带他同往,先后在华渡桥、蒋庄桥等处读书。当时塾师的收入还是很低微的,“馆饩岁不过六金”。而《儒林外史》中穷塾师周进,“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日常用饭,无非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惟宽的收入才相当于周进的二分之一。不过,他可能是考虑到宝贝儿子身体健康的需要,尽管手底拮据,却总是想方设法给儿子买点肉吃。瓯北晚年回忆起这段生活,说道:“自六岁随先君子书馆,即无日不肉,然每食不过二两”,正所谓“励志虽甘咬菜根,未尝一日不膻荤”,<sup>②</sup>比周进的生活条件要好许多。

乾隆三年(1738),惟宽移馆于塘门桥谈家,见儿子读书有了基础,开始

<sup>①</sup>《瓯北集》卷三八。

<sup>②</sup>《瓯北集》卷四九。

指导他学作八股文。此时瓯北，虽说年仅十二岁，但已表现出不凡的才气。正如他诗中所说：“少年意气慕千秋，拟作人间第一流。”<sup>①</sup>一日之间，竟能完成文章七篇。父亲阅后，很是满意，说道：“他日不患不文，但诸经尚未全读，宜以读经为急。”<sup>②</sup>“遂不令作文”。然而，瓯北能文的事，早已传开了。“同学五六人，皆私乞捉刀”。在他十四岁时，其父已移馆东千琦杭氏。这年起，瓯北始修举业，“落笔往往出人意表”。然而，他毕竟对干枯无味的八股文不感兴趣，却特别喜欢诗、古文、词。可是，当时的科考，莫不以《四书》为重，“乡、会试及岁、科试，应遵《钦定四书文》为准”，虽亦考律诗，但却无足轻重。“从来科场取士，尊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文通与不通，总不出四书之外”。儿子的心有旁骛，自然引起父亲的忧虑不安。他担心儿子“以兼学妨举业，每禁之”。然而，瓯北却仍“辄私为之，衬书布下，杂稿常数十纸也”。<sup>③</sup>

瓯北十五岁那年，其父惟宽于本年的农历七月十二日突然病亡，撑持家庭的支柱崩坍了，更使他家陷入极为困窘的境地。失去亲人的悲痛，缺衣少食生活的熬煎，像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压得一家人透不过气来。且不说其父的丧葬须花费许多，还有姐姐的待嫁，三个年幼弟弟的嗷嗷待哺……这家中的一切，就压在年仅十五岁的赵翼肩上。生活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它剥夺了赵翼童年的嬉戏与欢乐。家住东千琦的杭应龙等前辈，甚同情赵翼的不幸遭际和凄苦处境，便让他接替其父讲席，当起了“小先生”。那些往日的“同学友”，而今却成了门徒。次年，改往东齐黄家教书，微薄的束修，自然难以养活一家。他只得从七间老屋中拨出三间卖掉，以救燃眉之急，所余四间，聊蔽风雨而已。他平时在塾中，生活十分节俭，所得修金“除买纸笔外，悉以养家，不敢用一钱。然食指嗷嗷，僵粥常不给，太恭人佐以织纴，犹至断炊”。<sup>④</sup>因家中贫困，不可能把弟弟都送去读书。无奈，年仅十二岁的汝明，便担负起类同成年人的生活重担，靠给富户佣工以挣点养家糊口之资。有时给人挑运东西，扁担把肩膀压得肿起老高，连背部也红

①《七十自述》，《瓯北集》卷三八。

②《瓯北年谱》乾隆三年。

③《瓯北年谱》乾隆五年。

④《瓯北年谱》乾隆七年。

肿隆起。每日早出晚归，餐风宿露，还受尽富人的折磨与凌辱。后来，他不到三十岁，便突然病亡，正与早年这段艰苦的生活经历有关。瓯北在《哭舍弟汝明》一诗中追述道：

嗟我兄弟四，幼孤渺无托。弱冠我授徒，馆谷仅升龠。可怜叔与季，待哺似雏雀。惟汝年差长，劳瘁不得却。家贫难读书，去杂佣保作。……负担肿到背，奔波胝生脚。当因牧羊供，鞭以叱犍著。没牒深淖旋，卷舌凄风嚼。悲哉同气中，荼苦汝尤剧。<sup>①</sup>

恰写出当时凄苦孤冷之惨状。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让他弃文习商，来改变目下的困境，这不仅与父辈初衷不合，也非瓯北之所愿。一个颇见才华的“读书种子”，岂能附庸于四民之末，作逐臭小儿？而书生又别无长技，他只能将教书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来减缓家庭经济的压力，以尽长子之责。生活的重压，使他过早地遍尝人间辛酸苦辣，体验人生困窘的况味。孤身设馆于异地的冷寂处境，仅靠“三句承题，两句破题”的“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是无计排遣的。他要到浩如烟海的前代文学宝库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抒写内心的磊落与愤慨。这两年，由于父亲的病亡，失去了前辈的约束，再加上他“素不喜作时文”，“遂泛滥于汉魏唐宋诗古文词家，兼习为词曲。两年中所著，不下五六寸。皆无师之学也。”<sup>②</sup>

然而，自明初以八股文取士以来，学做八股文便成了读书人向上爬的必由之路。八股文不过是以《四书》、《五经》中句作题目，令考生依照题旨，揣摸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解释经义，也必须以宋儒注疏为准绳，不得联系现实，任意发挥，且在写作格式上，有严格规定，不能稍有突破，极大地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青少年时的瓯北，不喜为时文，恰恰表现了他不愿为传统所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但是，若想“布衣博得一襕衫”，醉心于诗词曲，显然是无济于事，还非得习举业不可。洞达世情的杭应龙老先生，是惟宽公的故交，他没因老友的故去而疏淡了瓯北这一通家子侄，

<sup>①</sup>《瓯北集》卷五。

<sup>②</sup>《瓯北年谱》乾隆九年。